



全  
球  
化  
與  
女  
性  
外  
勞  
：

《全球女性：新經濟下的保母、女傭與性工作者》的省思



■ 旅美文字工作者／施清真

近來「全球化」的議題已引發廣大的迴響與爭辯，開發中國家在全球化所扮演的角色更引起熱烈討論，許多學者批評開發中、或是第三世界國家已成為全球化的犧牲者，在全球化的旗幟下，第一世界國家名正言順地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力與資源，結果造成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的現象。正因如此，每逢G 7經濟高峰會時，會場外總是抗議聲不斷，抗議者和警方甚至發生重大衝突，結果導致嚴重傷亡。

在第三世界國家與全球化的論述中，農民與童工成了典型的犧牲者，但第三世界的女性勞工也為全球化付出了代價。為了賺取更多金錢，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經由合法或非法的管道到第一世界國家工作，這種情況不只限於男性，女性也是一樣。第三世界的女性勞工離鄉背井，在第一世界國家裡成了女傭、奶媽、甚至出賣肉體，她們的境遇有誰知道呢？美國著名的女性主義學者芭芭拉·恩瑞芮奇（Barbara Ehrenreich）和亞莉·霍奇斯柴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有鑑於此，結合了其他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以第三世界女性勞工為主題，聯手寫成了《全球女性：新經濟下的保母、女傭與性工作者》（Global Woma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恩瑞芮奇是美國最具聲望的女性主義論述家，她長年關注女性勞工議題，作品屢見於《紐約時報》等重量級刊物，被視為是女性勞工的代言人之一。在其近作*Nickle and Dime*中，恩瑞芮奇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親自體驗勞工生活，她放棄優渥舒適的作家生活，應徵擔任餐廳女侍、量販店收銀員等工作，她接下這些收入微薄的工作，在工作地點附近租房子，試著用這些微薄的收入維生。藉由這樣的親身體驗，恩瑞芮奇深入體會了美國基層勞工的工作與生活，*Nickle and Dime*因而成為一本發人深省的暢銷書。霍奇斯柴德任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她最著名的作品是1999年的*The Second Shift*，她在書中闡釋職業婦女面臨家庭與事業雙重壓力的困境，職業婦女白天忙於公事，下班之後還要處理家務、照料先生小孩，彷彿是「上二次班」，換言之，職業婦女等於有雙份工作，家庭事業兩相煎熬，結果令許多女性疲於奔命。*The Second Shift*在美國引起廣大迴響，連書名都成了大眾常用的語彙，霍奇斯柴德也成了最受矚目的女性主義學者之一。除了這兩位知名人士之外，本書的作者還包括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家 Kevin Bales、和作家 Susan Cheever等，臺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藍佩嘉的論文也收錄其中。

《全球女性：新經濟下的保母、女傭與性工作者》收錄了十餘篇論文，由各種不同角度探討第三世界女性勞工的問題，有些學者描述女性勞工在異國的生活情形，有些學者探討保母與雇主家庭的關係，還有些學者紀錄的女性勞工所遭受的虐待。比較特別的是，有些學者跳開女性勞工在第一世界國



家的工作與生活，轉而探討問題的其他面向，舉例而言，Kevin Bales 探訪泰國的外來雛妓，深入解析為什麼日本及北歐等地的男性觀光客偏好雛妓。波克蘭州立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Michele Gamburd 訪問了一群斯里蘭卡的男性，這些男人的妻子都到外地工作，有些到美加地區當保母，有些到沙烏地阿拉伯國家幫傭，她們成了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先生們則留在家鄉照顧小孩，這樣的安排對傳統的斯里蘭卡男性造成相當程度的心理影響。

本書為弱勢女性發聲，作者們探討問題的角度又面面俱到，卻引來不少負面批評。評論者雖然同意本書提出許多值得探討的議題，但卻不贊同某些作者的觀點，恩瑞芮奇的論調更是廣受批評。恩瑞芮奇自詡為女性勞工的代言人，在 *Maid for to Order* 一文中，恩瑞芮奇強烈指責僱用女性外勞的美國婦女，她認為這些中上階層的女性基於不同理由，以少許工資僱用女性外勞替自己操持家務、養育子女，這不但是對第三世界女性同胞的剝削，更是一種「違背道德良知的錯誤」，她以權力的觀點來分析女性外勞與女性雇主的關係，在她的分析之下，女性雇主挾其經濟優勢，將自己不能或不願做的瑣事交由女性外勞處理，藉由女性外勞之助，女性雇主可以兼顧事業與家庭，小孩也有人照顧，但女性外勞則因此喪失與自己子女相處的機會，甚至好幾年見不到孩子。女性雇主和女性外勞的得失有著天壤之別，兩者之間更存在絕對的不平等。

沒有人能否認女性雇主確實受惠於女性外勞之助，但我們能因此斷言女性雇主犯了「違背道德良知的錯誤」嗎？恩瑞芮奇等作者似乎將已開發國家的職業婦女視為敵人，但女性雇主和女性外勞之間一定存在著權力傾壓的關係嗎？誠如《紐約時報》記者 Diana B. Henriques 的分析，在缺乏協助的情況下，美國職業婦女僱用女傭和保母實在情非得以，如果政府或是公司提供完善的育兒設施，或是對雙薪家庭的工作時間稍加寬容，誰會願意花錢請個陌生人來照顧自己的小孩呢？除此之外，僱用女性外勞的不只是職業婦女，有些單親爸爸也必須借助女性外勞來照顧子女，難道他們也犯了「違背道德良知的錯誤」嗎？恩瑞芮奇等作者舉出女性外勞遭到雇主虐待的例子，藉此指控第一世界國家對外籍勞工的剝削，但這些例子畢竟是少數，誠如 Salon.com 的記者 Michelle Goldberg 所言，與其譴責雇主，倒不如從制度方面來解決問題，比方說給予女性外勞合法的工作護照，或是設立合法的申訴管道。

Diana B. Henriques 還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在譴責女性雇主的同時，恩瑞芮奇等作者有沒有想過女性外勞為什麼願意離鄉背井到異國工作？恩瑞芮奇等作者認定女性外勞是全球化經濟體系下的犧牲品，但女性外勞是不是也這麼認為？菁英份子通常認定自己「必須」為弱勢團體發聲，但象牙塔中的女性學者，真的知道菲律賓、多明尼加等地的女性需要什麼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學者們怎能斷言女性勞工是受到剝削的一群？

全球化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衍生出許多值得探討的議題，女性外勞只是其中之一，本書所引發的爭辯，正顯示了全球化議題的複雜與矛盾。這些議題或許沒有完美的解答，但在爭辯的過程中，雙方的觀點得以互相交流，真理也得以愈辯愈明。本書只是一個起點，為了增進全人類的平等與了解，我們需要更多像這樣的對話。